



小四海堂叢書
史

4曾
136
7



門4
號126
卷7



萬延紀元夏五月鐫

史評乙集

附咏史

御批通鑑輯覽

畢沅宋元通鑑

谷應泰紀事本末

簡堂藏版

251

萬安張文夏正月餘

史評乙集

簡堂

史評乙集卷第一

宋紀 太祖 建隆元年贈周韓通中書令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

擅殺之罪羣臣乞貴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李鼎革之際忠於彼者害於我者也帝之愛通而欲

誅彥昇聖度邈過漢高

乾德元年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節度使之權始輕

有濫徵濫殺。而置通判轉運使。統治軍民錢穀。於是唐季藩臬風習掃地盡矣。然及女真南下。諸州望風奔潰。莫敢撓鋒。亦由于此。

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噉。至聞者皆恐遂潰。畢

機山氏之將攻駿南持舟城。下令曰。凡當道者。雖雞狗皆殺。守將聞之。弃城遁走。恐嚇降城。彼此一轍。是皆兵家詭術。

二年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畢

既能取之。又能守之。何病無代者。普對暗示曹翰不能克燕也。昔者敬翔之事朱温。有所不可。未嘗顯言。微示持疑。温意已悟。多為改易。普對即是。

開寶二年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韓知範時在城中觀之。曰。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遺矣。畢

唐九節度之浸鄴城。亦誤於此。

彥昇殘忍。戎有犯漢法者。手捽其耳。嚼之。下以卮酒。前後啗其耳者數百。戎畏懼不敢犯塞。畢

噉耳之刑。亘古所無。併觀李處耘噉肥俘。宋初諸將。殘暴浮於五季。至太宗此風一變。而兵勢亦稍

衰。

三年帝怒遣中使諭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又安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畢

妄訴者處斬。刑濫矣。然觀真仁以後。惠狎爲趙氏巨弊。帝察未然。著蔡不啻。公此

八年皇甫繼勳素貴驕。初無致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畢

宵人見勢難支。則利其主速降。蓋其主甘受辱。則其臣逃死有諉。

九年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帝曰。遷河南未已。終

當居長安。至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靖康之變。汴梁不守。帝察未然。何讓漢高。但其付之一嘆。視卽駕西幸。有間矣。

太宗

太平興國七年。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普有此言。向勸太祖傳位其子也。白矣。盧多遜曰。普初無立上意。決非無據之言。

淳化五年。置起居注院。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畢

史官所記。君相不得之窺。故史得直書。而君相有所懼焉。周翰貢諛。壞歷代佳制。此輩操管。不如不置。起居注院。

至道元年。帝謂左右曰。虜輕進易退。今果如吾言。畢帝指授方略。每致敗衄。而笑進退合宜之契丹。矜滿難醫。

三年。李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

繼遷所請。卽出於誠心。輕弃五州土地人民。豈在亮闇之道哉。史官文飾。翻見其非。

眞宗

大中祥符二年。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若以賢良爲沴歲典故。則在常歲。賢良無所用也。一匹帛書。其害多端。

九年。王旦曰。若罪張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摧旻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

兵士謀亂。不可不誅。將帥過酷。不可不黜。豈可憂震驚而行姑息。且處置可厭。不唯天書爾。

天禧元年。自今凡知赦在近。而爲罪者。死罪以下。遞

減等斷之。畢

明律知赦在近故犯者加一等。與宋相反。

四年丁謂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

天書有真有偽。亦一笑話。

乾興元年葬永定陵。以天書為殉。

殉葬天書。實為好結局。所恨當時不併毀撤玉清

昭應二宮。

仁宗

明道二年三司請悉除諸名品。并為一物。云云。畢

是亦可取。後世沿納名品愈多。獨以赴倉論。如倉

耗米。尖米。尖上耗米。至碎至煩。徒費紙筆。不如併為一名。以塞黠吏贓竇。

康定元年先是司天請移閏于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

大哉王言。視唐武后之移閏明歲。以至日為元日。

霄壤不啻。

慶歷二年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

夷簡智略。夙出時輩。若微斯一著。富弼亦不能抑。獷虜無厭之欲。

三年弼見帝言。至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不可保。其于守備決不敢懈。

辭入閣者。或係鉤譽。或係避難。富公所陳。則出於憂國真衷。其人當求之典謨中。

蔡襄曰。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

小人進讒。必資三者。而君子所爲。亦有似之者。人主不加炯察。則萋斐易惑。

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對曰。陛下知

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

是好名主頂門一針。何圖天書大禮使生寧馨兒。

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守。而使民醵錢遺之。

法所當誅。范仲淹曰云云。帝釋然從之。畢。

器械不修。守臣之罪也。以此怒縱賊之罪。法憲何在。文正而執是誤見可怪。余左祖富公。

四年許公呂夷簡卒。至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

宰相而勇於改過。非有大學問。安能如此。朱文公曰。公慮患之意。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

下實被其賜。許公相業可想。

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已而元昊遣使歸其先所俘獲云云。

元昊乞和遼宋。每於大捷之後。故和成而不雌伏。孰言戎狄無人。

皇祐三年。詔議七十不乞致仕者。知制誥胡宿獨以爲文吏當養廉耻。武吏當念其功舊云云。畢

操觚有老而愈巧者。枹鼓豈鱗脊所能堪乎。宿議責其心得矣。責其効失矣。

至和元年。令孫沔讀冊。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

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

君子重其官。每以身殉官。所以不求遷除。小人輕

其官。每以官殉身。所以急於遷除。

嘉祐四年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是養臺官風操也。非爲猜防。仍舊貫爲妙。

六年。司馬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其二論致治之道。其三論養兵之術。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院。

下其二。三於中書樞密。尤得容言之宜也。曾鞏曰。

史言行錄卷一
帝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
之公議。蓋言是類耶。

蘇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弃之。

漢唐諸主之求直言，有切中時病者，翻加貶斥。如
帝此舉，誠稱求言之詔。

英宗

治平四年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
之地，則不可。

是誠安石定評。若令安石逍遙鍾山，移新法之力。

於撰述，則後世仰慕爲何如哉。神宗之用安石，不
獨天下重不幸，在安石亦爲重不幸。

神宗

熙寧二年，帝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間局。安石亦欲處
異議者，增置三京及諸州宮觀，使不限員。

荊公惡異議者，然不欲置之死地。執拗中自有愛
才之意。

四年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人恨安石自信太深，余惜自信不牢。公素志在矯
風俗，而如用兵理財，枉徇帝意也。至竟承迎一念。

生多少藤葛。

五年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

煩碎即害於民。而曰無害。遂非之疾。何曾可醫。

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

荆公田制可取者。唯此一事。其以赤淤黑墟定稅額。失當甚矣。

耶律巢奏捷。遼主以戰多殺人。飯僧於南京中京。畢此舉適足以挫銷將士銳氣。盍轉飯僧洪費而饗。

戰捷將士。

九年欽廉既陷。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

示自古夷狄入寇。未會有以濟民為名者。露布恐係華人偽造。令朝廷知化外州。猶且言新法不便也。

荆公不察。黷武交趾。十年王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

更問。每戰必捷。

不復更問四字。足見韶善戰。戰機頃刻百變。非人自作戰。烏得奏捷。夏竦輩連敗。皆由指授太繁。

哲宗

紹聖元年常安民言。惠卿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及惠卿至。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

邢恕入覲。淚濺御袍。宵人習副急淚。當時若微安民先言。惠卿計行。顯謨圖中更添一宿黥矣。

元符二年夏。求援於遼。遼主遣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

元祐時。羣賢在位。而兵出無功。今也。反令遼夏奉賄乞和。蓋因諸奸怯懦。兵事專委武臣。

三年。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惇對至當。而因此取敗。猶如來俊臣欲除武氏諸王。而見誅滅。宵人偶發正言。則禍敗如掇。不堪憫笑。

徽宗

崇寧三年。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宋代廷臣多清濁難辨者。唯在神宗時。涇渭判焉。乃由有顯謨圖像黨人碑刻。五年。帝以星變。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

帝覺蔡京之奸。宜先黜京。舉用正人。如石刻。處分已定。然後毀之。未晚也。曷須夜半遣宦豎。帝童心未脫。

大觀三年。薛昂舉家爲蔡京避私諱。或誤及。輒加苔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

當時諂諛之盛。趙氏亡兆已成。余謂凡害政治。賄與諂。而諂爲殊甚。賄猶互市。輸者得官。受者與官。害止一時。諂則不然。風以頹。俗以壞。而無踪之可尋。回之豈容易哉。唐太宗謫龔侯君集。馬艸者讓啖劉蘭。成心肝者。皆畏諂諛之漸也。

宣和四年。劉光世嘗因陳瓘病。使人勸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

公有猷。有爲。有守。君子所仰慕。而轆軻以終。其尤所惜。公死未數年。天下大亂。此殆天弄趙氏也。耶律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交。

是復燕好會也。答之曰。聞汝國有寇難。適會浙人方臈作亂。不能赴救。今臈旣誅。出師有日。然聞汝故主在外。汝自立稱帝。果然也。救難之兵。更爲問罪之師。亦舊好之誼也。乃命宗澤輩爲北討都督。率諸將伐淳。仍鎮燕京。則女真縮頸不敢闌入。蓋

宣和之失不在夾攻而在夾攻不力焉。五年詔郭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邸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

藥師初意不過乘亂據遼其為金鄉導而執二帝乃成於貴戚設宴之日太祖太宗時遼使至宴犒不示以華侈有以哉。

金蠲民間貸息畢

是我邦所謂棄捐者行之新境為得宜。

金上京僧獻佛骨金主却之畢

自夷狄入主中國者槩尚釋教唯完顏氏痛斥之。

海陵之暴永濟之愚猶且不近緇流亦奇。

欽宗

靖康元年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

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晉士燮之憂捷楚子西之喜敗洞察後事如著龜。

然遭昏愾如道君者二子亦迷憂喜焉。

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童貫惟恐行不速使親

軍射之中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

蔡京王黼等聞金兵至不俟命盡室南行而憤主

辱地蹙者却在衛士輩高緯之將南奔卒伍亦然。

幹喇布曰。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此役金單師斗入。徑至汴京。河南北城鎮仍爲宋固守。故金人要宰相親王送至河上。彼已括取金帛。意在無恙北還。而重賄乞和。恒懷可憐。楊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大學之設。乃求盡言如陳東者出於其中也。今有其人而病之何哉。楊時承迎。亦不類學道者。時諸將皆承受御画。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

其前此陳圖方略。授之主將。事雖不佞。帥權尚在今也。諸將各受御画。則斧鉞無用。何因奏捷。帝以太原真定已破。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遣使金軍。許割三鎮。

昨日下午哀痛詔。今日飛檄罷兵。又割地請和。哀痛詔同兒戲矣。受圍之日。援軍不至。有由。師道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金師分道入寇。當路城鎮降附。無復後顧之患。則勢不克汴。不還。師道前日主戰。今日主避。皆有所見也。道君之可守而奔。可奔而守。悲哉。

建炎元年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公提傷殘孤軍。屢窘乘勝勁虜。苟非將畧絕衆忠義感人。何能如此。余以此捷爲宋代第一。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高宗卽位。擇相得黃汪。自是秦檜湯思退韓侂胄。金史彌遠賈似道諸奸。相繼肆毒。若微韓岳孟珙等。盡力於外。安得延祚半三百。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如同平章事。增長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來罷之。

將相黜陟。都因金人愛憎。則奚得爲國。岐在鷲職。而有此奏。恐係黃汪等唆教。

綱曰。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

清人拜岳墓詩曰。地下若逢于少保。南朝天子竟生還。于公之教額森奉還英宗。蓋用綱此語也。

李綱欲用張所。以其前論黃潛善。從容與潛善言。使所冒死立功抵罪。潛善許諾。

李公亦時行權術。曹鄴以上皇手書至自金。○藝祖有舊約藏之大廟。

不殺大臣及言事官。

自金○藝師官書○蘇○大陣

宋代多犯顏直諫者。由有此約。而文臣愛錢。武臣惜死。亦因於此。

三年宗澤召撫群盜聚城下。上疏云云。不聽。或傳信

王榛謀渡河入汴。帝乃降詔擇日還宮。

帝忌諸將甚於金人。忌昆弟甚於諸將。輯覽御批

而以此證帝薄於父兄。確矣。

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汪黃代李忠定。杜充代宗忠簡。自是恢復絕望。

三年袁植請誅潛善。帝曰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

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出知池州。

言官請誅誤國人職也。何罪之有。帝爲潛善下四

失罪已詔。又黜直臣而回護奸宵。不知何謂。

帝次楊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帝掣手劔殺之。○帝

自僂殿御甲冑。引伏兵出。彎弓發二矢中二人。畢

衛士之難出走。憤虜橫而欲死戰也。帝不之賞。却

親斫射之。不堪憫笑。

范宗尹曰。敵騎百萬。必不能追襲。帝曰。惟斷乃成。此

事也。畢

帝怖金人。捧頭鼠竄。纔出輿口。則作此言。君臣輕

史評乙集卷一
三十一
桃去道君京黼無幾。

四年二月烏珠還臨安。縱火焚掠。取道秀州而北。至夏四月帝還越州。

金人克汴執二帝。則中原爲金有。而與之劉豫。渡江陷建康臨安。帝航海逃。則江左爲金有。而復棄去之。蓋烏珠等。意在金帛子女。而不在土地故也。視元清渡江。卽致蕩清兵力薄矣。

秦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宋魏分光之世。誠爲南自南。趙氏稱臣奉貢。何南之有。帝信賊檜甘言。以爲天賚良弼。自是宸衷一

決。脫使金人北還。帝無復意於河洛矣。

史評乙集卷第一
 四年三月烏珠塞安從大將軍道秀州而北
 夏四月帝幸越州
 金人克汴統二帝制中原為金有而與之對陳
 江陷也其時安會龍海也則沈左為金有而復
 夫之或為珠等意在金帝子女而不在土地故也
 觀元清波江即致海清矣乃事志
 宋魏分光之世誠為南自南越氏稱臣奉貢何
 史鑑對金人非蒙帝無財意然所益矣是哀哀

史評乙集卷第二 一景狀其狀則更然而兼不又事

岳乘其普安王劍影而喜曰羽倉用九士乾著畢後

宋紀金人禍幾由北歸之各台也則重且大矣

武高宗其則遊學其宋嗣又北歸不出矣則繼

紹興二年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

是與道君毀黨人碑一般兒戲旋廢旋用奚足怪

焉 軍其審知宜命效則亦博

尼瑪哈至館中與王倫議和縱之歸報 出犬果

四甚矣金人之黠也向欲究兵則微示喜和之意令

我檄止援軍而後縱鵬擊猱攫今厭金革則反示

礪秣之狀放歸檜倫而後邀奉貢稱臣。○四年鼎勸帝親征。○鼎恐上意中變云云。味之意令
引鼎向諫止親征兩次。至此勸帝總戎出次。果能拒
卻虜軍。其審時宜。逾浚頤浩數等。

詔暴劉豫罪逆。至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名為大齊。
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先是豫兵屈強屢抗宋師。及此詔下。兗炎頓燔。終
宋為金人所廢。由此觀之。名分所係重且大矣。

岳飛見普安王瑗退而喜曰。中興基其在此乎。畢
瑗時八歲。忠武一見知其堪恢復。然而飛不及事

孝宗。孝宗不得用飛。悲夫。

六年博勒郭曰。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立齊國之後。
動輒不利。畢

向行掠者。今富而惡勞。向遭掠者。今貧而善禦。理
勢自然。不當獨咎劉豫。

七年帝問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而法
檜奸也。非闇。指奸為闇。浚之闇也。

王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畢
當時斥和議者。唯費辯於義理。而不及損益。宜矣。

教帝厭聞也。若庶七疏。專說絕和之有利無害。而

如最後三策尤好。假用下策，尚足使金人喪魂。此時金廢劉豫，中原無主，乘焉以擊之，恢復何難。惜失此好機會。余謂小狗爲大狗所陵虐者，至數歲之後，大狗老而小狗壯，然懲昔日猛悍，低首搖尾，常從其後。一旦爭食相齧，則老狗哀鳴委頓而走。宋人之懇祈乞和稱藩奉貢，其智狗畜之不如也。鼎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哀慟。至因哽咽舉袖拭淚，左右皆飲泣。畢。果爲金使看破，愈恣無厭之求。夫相軟主，費心有類阿母者，不啻鼻吸三斗醋。

八年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佞，望陛下再思。三日云云。又三日，知帝意不移，始出文字乞決和議。

檜三見三要，先堅帝意，然後始決和議，其不苟發。

頗類商鞅行新法。

鼎出知紹興府。至王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曰：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

帝寔悔恨，宜速召還。至竟不過陽作悔恨之狀，以慰將士之意耳。若使鼎在也，帝必憤其梗和，貶謫遠州，恐不得知紹興。

會開問事敵之禮。檜曰：高麗之于本朝耳，聞云云。檜

史記卷之二
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

檜向以北自北南自南之說。聳動朝廷。而今其言如此。面皮厚於犀兕。

鼎曰。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重外輕內。易生臣民攜貳。但示不得已之意。則無此患矣。鼎議洞察人情。

十年岳飛擊走金烏珠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

遣使修治諸陵。

金之強在靖康建炎。今也上下欲得志滿。向時剛武。變爲軟懦。若俛飛乘破竹之勢。得展其材。諸將繼後潮湧而進。則詎唯燕雲恢復。金源涸竭。亦不出半歲矣。凡乞和敵國。緣我有不可支之勢。今彼有不可支之勢。而我急於講和。絕不可曉。烏珠欲斂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挫衄云云。此回薩里于敗於扶風。於涇州。烏珠敗於順昌。於朱仙。其他支軍。所在敗衄。虜師萎荏極矣。惜將十

二金牌換黃龍府痛飲。臣構言既蒙恩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云云。帝之雌伏固不足論矣。而金之雄張亦出虛惕。試看元清不責稱臣奉貢而致戡定。畢竟爭勝於稱謂文字。乃因兵力不能克之。

二十五年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勢漸不可制。及檜死。帝曰朕始免防檜逆謀矣。帝年高無皇子。而滿廷爲檜耳目。則當時篡立誰敢禁之。然而未敢下手者。因金亮有南伐之謀。

三十一年從官謁楊椿勉以規畫。椿但指耳曰吾忝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宰相拜吾亦拜。重聽何病。畢賊檜秉鈞之久。士氣銷爽。至有無耻如椿者。孝宗適承其後。雖志恢復。將如之何。

三十二年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帝擇賢傳位於藝祖七世孫。至公至當。洵爲美舉。所恨金甌有缺。非復祖宗之舊。

孝宗

隆興元年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

奸宵之言或類老成石画。所以徃徃誤國家。

二年帝聞胡昉被執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至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

斷而行鬼神避之。況夷虜乎。金將奏帝召還聘使書。金主遽還胡昉。始用敵國之禮焉。向教高宗有斯勇斷。奚有稱臣奉貢之辱。

湯思退急欲求和。諷侍御史置獄。取不肯撤備者論罪。○思退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帝向責思退曰。金無禮卿猶欲議和。秦檜之不若。今觀思退撤備召寇。其罪實有浮於檜者。

乾道八年金主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有用也。命罷之。

小堯舜所見果不凡。

淳熙二年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

金自置屯田軍中原。非復昔日之中原。自大營宮室汴京。非復昔日之汴京。在今日欲復之。唯有力攻。口舌何益。

光宗

紹熙五年金敕尚書省。自今獻靈芝嘉禾者賞之。畢由此觀之。金亦季世矣。大抵神芝進而賢人退。直

言行而瑞物銷。若相避然。

寧宗

嘉定元年復秦檜爵諡。畢

噫是何舉措。此時金主遺書曰。不忠於爾國者朕亦惡之。檜罪惡天地所不容。而紹興之和成於我先王深仁。而檜不與焉。檜害爾忠良。危爾社稷。其事極類宰嚭。勾踐小國之君。猶知誅宰嚭。堂堂金國。安有嘉復賊檜爵諡之理。爾速止之。第能恪守藩禮。茲可也。宋君臣讀之。愧赧奈何。

王栢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

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

此時吳曦既誅。薩布揆卒於師。金主亦殂。而嗣主不肖。加之蒙古比侵金疆。而畢再遇李好義等連奏大捷。則寔爲絕和好機會。何須送首增幣。觀金主盛設儀仗受二頭顱。其意不過耀示兵威於臣民。其無能爲可知也。方金使來答之曰。侂胄謀逆。暴露既已。伏誅欲得其頭顱。任汝取去。則彼決不之求。又不責增幣矣。惜朝廷無一個議及之者。四年遣使如金。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卽有寇難。蒼黃亦已甚矣。余嘗見某侯郎羅災。後門火赫然。而前門尚延使者。與之覓異。

圖克單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至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

苟欲鎮靜。宜置行省。令民有攸依賴。斯時蒙古來逼。人重足一跡。而曰無故搖人心。信亡國主語。

十一年金主遣使來求和。不納。

金求和捷後。宋拒和敗後。共是上兵攻心者。雖然後來蒙古之爲患。人人所知。因金求和而正影國事大之禮。停止銀絹。歲給穀十萬石。俾彼得肆力。

北方則幾彼我得時措之宜。

理宗

紹定六年。史彌遠初欲反。侂冑所爲。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任儉壬。宵人當要路。其初必能修飾鈎譽。會有疵類。漸見則肆意遂非。不復顧忌。若別人然。

端平元年。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四面鼓譟。聲振天地。孟珙招江海塔齊察爾之師以入。

克蔡。宋師之力居多。此役不特雪歷代大耻。耀示兵威。足以壓蒙古侈心。彼兵力十倍女真。使彼獨

克蔡城。則乘勝渡江。崖山魚腹。恐在此時矣。故曰趙氏延祚四十餘年。乃由珙力戰克蔡。

金亡。

金之南侵。首破之者孟宗政。而其子珙迄克蔡城。父子實爲宋季名將之冠。宗政父林嘗從岳飛。世傳忠武軍法。終雪國家大讐。而遂飛志。其功業抑偉矣哉。

金自宣宗之世。宰相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輒罷散。俟再議。至必擇愜熟無鋒鋸者用之。

方邊事孔棘。處巖廊者不能濟國難。又不避賢路。務排斥才人。姑息涉日。每有大議。輒藉聖心焦勞。爲辭拙劣可惡。行道之人。途有窩弓。則相告誡之。金宰臣待其君。路人之不如也。

淳祐十二年。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至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親王封土之廣。振古所無。雖然。當時蒙古奄有西北。接界歐邏巴。則有不得律以漢唐者。

開慶元年。郝經曰云云。呼必賚以爲然。會宋京至。請割江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

史記集卷二
九
蒙古欲割淮南漢上以定疆界而宋使踵來請割江爲界葛嶺博徒恇懷可笑。

景定元年呂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

賈似道買公田呂文德開榷場將相營利而宋社忽諸悲夫。

度宗

咸淳十年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

使似道當勁虜是促國亡也盍請誅之而費金鼓

帝羃

德祐元年劉整聞呂文煥入郢捷至失聲曰首師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

予向以文煥爲莫二小人今觀整以不得擒故主憤死其不忠不義可醜可惡加文煥數等。

朝議以呂文煥爲元鄉導追封文德爲和義郡王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顓成和議。

國事至此亡則亡耳何須作斯無益事遺臭千歲二年張世傑備海舟奉其主昞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士七萬民兵三十萬淮兵萬人。

中原難復然有此大衆則南取呂宋據焉以待中

原有釁。徐圖恢復。孰與徒飽崖山魚腹。

元紀

世祖

至元十四年。宋益王昞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至遂不返。

宜中欺王。逃難占城。而恐王之所往。元兵踵至。故不肯反命。不忠不義。正稱賈賊所舉。

十五年。布哈將兵入重慶。宋制置副使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陷。

女真不能入蜀。由吳玠吳玘善戰。蒙古不能併蜀。

以余玠王堅善守。珪在宋主航海。天下無一寸乾淨土之日。尚能據西川。屢挫元師。終殉趙氏。則其功勳義烈。不甚讓前四將。

十六年。戰于厓山。兵潰。陸秀夫負其主昞赴海死之。西土開闢以來。革姓數十。然夏人代夏人。則姓革而國不革。雖亡。猶若不亡。唯拓跋完顏之入河洛。鞠爲膾鄉。譬猶人病偏枯。抵茲四大溘焉。極天不復見衣冠。寔爲三五以來一大終局。十八年。諸將各擇堅艦。棄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日本覘知之。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奴之。

我邦口僅四千萬。所謂福德之土。而文虎者趙氏。叛臣已虐故主。又窺神州。奚得免天咎。

十九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哈瑪于闕下。至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云云。

爲國家圖刺奸臣者。多身死而事不成。其得遂志。唯著一人。卽遭刑戮。無復遺憾矣。

二十八年僧格伏誅。

帝誤於王文統。又誤於阿哈瑪。又誤於盧世榮。僧格。可謂不明矣。然知其奸也。殄戮不赦。是以民怨四奸而不怨帝。

二十九年日本船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人恐其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以防海道。

一市舶來。而立都元帥府。驚惶太甚。彼向越海寇。我纔經一期。遽作此狀。燕安鳩毒。不其然哉。

成宗

大德六年布埒達實哩奉旨。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

代帝出家。六朝所無。然視梁陳二祖。自爲佛奴。此猶愈彼。

是歲斷大辟三人。

是法亡也。非刑措也。明年遣使巡行天下。罷贓汗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據此見之。歲斷三人。爲法亡瞭矣。

仁宗

延祐四年多爾濟廉得劾特們德爾云云。帝震怒。盡誅其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至但罷其相位。首惡未獲而先誅黨與。已獲首惡而罪止於罷位。則首輕從重。刑名棼亂。七年詔天下賀勝死非其罪而詔書與諸逆並言。時猶爲特們德爾所蔽也。畢

英宗下詔雪賀勝冤。其悔過不吝。信爲美德。然不誅特們德爾。旋復相之。則前日雪冤何爲。

文宗

至順二年詔皇子古魯喇特納。出居雅克特穆爾家。更名雅克特古斯。又詔養特穆爾子塔喇海爲己子。先是帝弑其兄。后弑其嫂。而又交易其子。天理滅裂。民彝絕矣。不亡何待。

順帝

至正十二年額森特穆爾駐于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朝廷以額森特穆爾不知兵。遣平章曼

濟代還仍爲御史大夫。

若以不知兵宥棄軍奔還之罪。則宜問薦不知兵者之罪。今槩乎不問。法憲掃地。

十三年方國珍不受命。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都燕則不得不仰食於海運。而艚路之梗始於此。十七年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朱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潭。遂進圍常州。

賊與官軍戰。軍雖不利。尚有可爲。至賊與賊相攻。國家事去矣。如漢建安唐季元末皆是。

十八年韓林兒黨關先生兵陷遼州。遂大掠塞外諸

郡。至焚上都宮闕。至高麗。

關先生意是庸賊。然起河南北。出塞外。右折焚上都。遂入高麗。度其所經。萬有餘里。而元人屏息無敢誰何者。遽弱可怜。

十九年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皆平。

自古蝗害不少。然未有如是大盛。而疫癘比行。意相斫。歲久。天地乖戾之氣。結成而然歟。

二十三年。恐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回守建康。畢此役。友諒軍四十萬。元璋軍僅及其半。而又分兵

於涇江南湖。又遣達備士誠。則其兵又減半矣。未見捷形。而連滅其兵。非氣吞友諒。奚能如此。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軍遂大潰。鄱陽之役。陳朱數十萬衆。確鬪旬餘。勝敗始判。實爲古來水戰第一。友諒之約士誠。掃國東下。決雌雄於一戰。寔爲得策。所恨不徑趨金陵。中塗易轍。留攻洪都。而士誠趑趄不進。故致敗衄耳。然金陵諸將死於此役者三十五人。友諒亦勅敵矣哉。元璋救安豐。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擣建康。大事去矣。云云。

拒諫而得捷。仍賞諫者。英雄之事也。魏武亦有此事。袁紹之復諫致敗而殺田豐。與之相反。二十五年。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庫庫特穆爾河南王。代之親征。太子出督。令庫庫李張輩分道南下。或得恢復。何疑太子而遣庫庫。復疑庫庫而遣太子。命令數革。所以促敗亡。二十七年。命皇太子總制天下兵馬。置大撫軍院。至專備庫庫。當時差堪依賴。唯有庫庫。而令太子及備庫庫。帝

失措一至於此。

二十八年庫庫特穆爾自晉寧退守太原。

方明師水陸齊進。大都之亡在目前。庫庫宜遶擊以折其衝。胡爲退守太原。縱敵入京哉。後日漠北大捷。未足贖旁看國亡之罪。而敵太子命今夜半開建德門北走。

從古創業主。攻取次第。悉得其宜。未有如明祖者。陳友諒兵最強地最廣。而據上流。故以甲辰歲誘出滅之。鄱陽。丙午歲東伐擒張士誠。戊申歲北伐取大都。僅僅三征。而蕩清業就矣。其尤可稱者。擊

漢吳。用兵二十萬北伐。乃加五萬出師太盛。故克捷之地。無再然之患。一勞永逸。覺超漢光武。唐神堯之屢討隗囂。劉黑闥。

史評乙集卷第二

